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
JINGDIAN YUEDU

实干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

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

实干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实干与梦想 / 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编. —2版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1
(开学第一课)

ISBN 978-7-5387-5056-0

I. ①实… II. ①开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6759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杨迪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尹爽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实干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178千字 印张 / 12

版次 /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/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7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买卖人的归来·····	[美] 海明威 / 001
云在青山月在天 ·····	三 毛 / 014
油 坊·····	沈从文 / 019
决战前夜·····	[美] 海明威 / 028
亲亲土豆·····	迟子建 / 060
末一块钱·····	老 舍 / 076
山梁下·····	[美] 海明威 / 084
杨梅烧酒·····	郁达夫 / 097
节 气·····	许俊文 / 104
回望哥白尼·····	郑 军 / 107
孤独求索的雪花人·····	王 璐 / 110
根雕眼镜·····	贺 伟 / 114
第一美德·····	[美] 罗杰·基斯 / 116
淡的意味·····	王晓河 / 118
错出来的成功·····	蒋 平 / 120
春天，想栽棵树·····	余毛毛 / 122
春·····	丰子恺 / 124
城市贫民李玉树·····	吉 安 / 127

查尔斯王子的实验·····	阮 炜 / 131
财富，需要一对倾听的耳朵·····	野 山 / 134
被市长抱过的孩子·····	刘吾福 / 138
度夏的人们·····	[美] 海明威 / 139
再平凡也可活成一座丰碑 ·····	谢胜瑜 / 150
心灵的花园·····	梁晓声 / 153
温情人生·····	[美] 琳达·赖思奇 / 157
威胁生命的无价值感·····	黄国泰 / 159
通向公正的路·····	苇 笛 / 162
躺在火上的人·····	刘茂胜 / 164
世贸中心废墟中的英雄·····	[美] 德里克·伯内特 / 166
情商与成功·····	[英] 乔·卡洛 / 168
奇迹鱼·····	[美] 泰莉·巴佑斯 / 171
贫穷的和富有的·····	叶兆言 / 174
梦里花落知多少·····	三 毛 / 176

买卖人的归来

[美] 海明威

他们是在夜间过海而来的，海上吹的是强劲的西北风。太阳升起以后，他见到了一艘从海湾里南下的油船，寒气凛冽，阳光当头一照，那油轮看去白晃晃的当空直立，真像大海上耸起了一座高楼。他对那黑人说：

“我们到底到了哪儿啦？”

那黑人撑起身来一看。

“迈阿密的西边没有这种景象啊。”

“我们的船不是朝迈阿密的方向开的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他对那黑人说。

001

“我的意思不过就是说，在佛罗里达诸基列岛是没有这样的高楼的。”

“我们的行船方向是桑德基。”

“那这会儿也该看见了呀。就是看不见桑德基，美国沿海的暗礁群也应该看见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那是一艘油船，不是高楼，又过了不到一个钟点，他看见了桑德基的灯塔，直挺挺的，细细的，一身褐色，矗立在海中，一点儿不差还是在那个老地方。

“在船上掌舵总得有信心。”他对那黑人说。

“我本来倒是信心很足。”那黑人说，“可是走过了这一趟我已经信心缺乏了。”

“你的腿怎么样？”

“老是痛啊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那人说，“只要当心别沾上脏，别让绷带掉了，自会好的。”

现在他就把船朝西开去，打算向沃曼基靠近，到岸边的红树丛中去躲过一个白天，什么人也别见，就在这儿等着，到时候该会有船来接他们的。

“你会好的。”他对那黑人说。

“谁知道哇。”那黑人说，“痛得可厉害了。”

“到了家我会好好替你治的。”他对他说，“你的枪伤不算重。别担心。”

“我挨了枪了。”那黑人说，“以前我可从来没有挨过枪。反正挨了枪就是倒了霉了。”

“你是吃了点惊吓罢了。”

“什么话呢。我挨了枪了。痛得可厉害了。一阵阵抽痛，整整痛了一夜。”

那黑人一直不断这样叽咕，他总忍不住想要解开绷带来看看伤口。

“别去动。”掌舵的那人对他说。黑人躺在舵手舱里的地板上，四下到处堆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啤酒，就像一只只火腿。他是在麻袋堆里腾出个地方来躺下的。他只要一动，麻袋里就会响起破瓶碎玻璃的声音，流出的酒气四溢。这酒也流得满处都是。船现在是直向沃曼基驶去了。沃曼基如今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
“我痛啊，”黑人说，“痛得愈来愈厉害了。”

“我也很为你难过，韦斯利，”那人说，“可是我得掌舵。”

“你待个人还不如待条狗好呢。”黑人说。他渐渐没有好声气了，不过那人还是很为他难过。

“我会想法照应你的，韦斯利，”他说，“你现在还是安静点儿躺着。”

“你根本不管人家是死是活，”黑人说，“你简直没有一点儿人性。”

“我会好好替你治的。”那人说，“你还是安静点儿躺着吧。”

“你是治不好我的了。”黑人说。那个叫哈利的人这时不言语了，因为他喜欢这个黑人，可眼下除了给他补一枪以外，实在没有一点儿办法可想，他下不了这个手啊。那黑人只顾说他的。

“他们一开枪，我们就赶快停下，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那人没搭腔。

“难道一个人的性命，还不如一船酒值钱？”

那人只顾专心掌他的舵。

“我们只要赶紧停下，让他们把酒拿去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那人说，“酒和船没收了不算，人还得要坐班房。”

“坐班房我不怕。”那黑人说，“我就是不愿意挨枪子儿。”

他渐渐吵得那人有点心烦了，那人不想再听他说下去了。

“到底谁的枪伤厉害？”他问他，“是你伤得厉害，还是我伤得厉害？”

“伤是你的厉害，”那黑人说，“可我以前从来没有挨过枪啊。我真没想到会挨枪子儿。我不是给雇来挨枪子儿的。我也不愿意去挨枪子儿。”

“不要激动嘛，韦斯利，”那人对他说，“这种话说得再多也帮不了你的忙。”

这时他们已经快到沃曼基了。船已经进了岛外的暗礁群，他把船开进航道时，水面上一派阳光，照耀得东西都很难看清。那黑人八成是精神错乱了，要不就是因为受了伤，所以就虔诚地祈求起上帝来了，总之他的嘴里一直叨叨个不停。

“他们为什么现在还要贩私酒呢？”他说，“禁酒法已经废止了嘛。他们为什么还是非要干这样的买卖不可呢？他们为什么不就用渡船把酒运进来呢？”

掌舵的那人却目不转睛地瞅着航道。

“大家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地做个正派人，正正派派地干个老实营生呢？”

尽管太阳耀眼，看不清岸上，那人还是看得出哪儿有来自岸边的平静的涟漪，他就把船转了个向。他是单臂转动舵轮，把这个弯拐过来的，这一下航道就开阔了，于是他就把船缓缓靠到红树丛的边上。他打起了倒车，把两个离合器都脱开了。

“下锚我抛下一只还可以，”他说，“可是要起锚我就没法起了。”

“我是根本就动弹不得了。”黑人说。

“看你这光景确实是够呛的。”那人对他说。

他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，把小锚搬出来，再提起投下，不过锚好歹算是抛下了。他放出了好长一段锚缆，船马上打了个转，撞到了红树丛上，树枝都直戳到舵手舱里。他于是就又下了甲板，回到舵手舱。心想：没错，舵手舱里果然弄得一塌糊涂。

昨天晚上他替黑人包扎了伤口，黑人也给他的胳膊上了绷带，弄好以后他就一直在那里看着罗盘把舵，整整一夜没有停过，到天亮时，只见黑人就躺在舵手舱当中的麻袋堆里，可是那时他又要看海上，又要看罗盘，还要寻找桑德基的灯塔，所以对面前的这一摊子始终没有细细看过一眼。如今一看，这个烂摊子！

那黑人抬起了腿，躺在装满啤酒的麻袋堆当中。舵手舱给打了八个弹孔，都裂开了好大的口子。挡风玻璃也打碎了。他不知道有多少货给打烂了，凡是那黑人的血没有淌到的地方，就准有他自己的血迹。可是根据他此刻的感觉，最叫人受不了的还数那酒瓶。酒瓶简直淹没了一切。如今船虽然静静地停泊在红树丛下，他却依然感觉到脚下似乎有波涛在汹涌，海湾里风大浪高，他们的船昨晚颠簸了整整一夜。

“我去煮一点儿咖啡。”他对那黑人说，“煮好咖啡我再来照应你。”

“我不想喝咖啡。”

“我可想哩。”那人对他说道。可是一到船舱里他就感到头发晕，因此又来到了甲板上。

“算了，就不喝咖啡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要喝点水。”

“好。”

他从一个水壶里倒了一杯水给黑人。

“他们都开了枪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儿逃呢？”

“他们干吗要开枪呢？”那人答道。

“我得找个医生看看。”那黑人对他说。

“医生能够做的我还有什么没有替你做到呢？”

“医生能治好我的伤。”

“等今儿晚上接应的船来了，你就有医生了。”

“我可不想就这样一直等到船来。”

“好吧。”那人说，“那我们先来把这些酒处理掉吧。”

他就把酒往水里扔，可是对他来说单手独臂那是够艰巨的。一袋啤酒虽说只有四十来磅重，可是他扔了才不多几袋，就又感到头晕了。他在舵

手舱里坐下，后来干脆躺下了。

“你这是自己不要命了。”那黑人说。

那人头枕着麻袋，不做一声地躺在舵手舱里。

舵手舱里有红树的枝丫伸进来，把影子洒在他身上。他听得见树梢顶上的风声，抬眼朝高高的寒天望去，看得见那北风推来的淡淡的褐云。

“风这么大，不会有人来了。”他心想，“他们料不到我们会冒着这么大的风出来。”

“你看他们会来吗？”那黑人问。

“会来啊。”那人说，“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风太大了。”

“他们就等着我们来呢。”

“这么大的风，哪儿能呢。你何必还要拿假话来哄我呢？”黑人这话几乎是嘴巴直对着麻袋说的。

“不要激动嘛，韦斯利。”那人说。

“老大说得轻巧，不要激动。”黑人又接下去说，“不要激动。什么事不要激动？死得这么惨还不要激动？我还有条命在这儿，你来呀。来把我往船外扔呀。”

“不要激动嘛。”那人还是和和气气地说。

“他们不会来了。”黑人说，“我知道他们不会来了。我冷你难道不知道？你难道不知道，这又痛又冷的，我实在受不了啦。”

那人坐起身来，只感觉到心窝里像掏空了，坐也坐不稳。黑人目不转睛地看他晃荡着右臂，拿一个膝头抵着地往上挺了挺，左手抓住右臂下吊着的手，把它给按在两个膝头的中间，然后扶住船舷边上钉着的木板，使劲地站起身来。他站在那儿，望着黑人，右手依然夹在两条大腿中间，心里在想：什么叫作痛，他这才算真正尝到滋味了。

“我只要硬是挺住，不去想它，倒也不是痛得那么厉害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给你用吊带绑起来吧。”黑人说。

“我这胳膊肘弯不过来了。”那人说，“就那样直僵僵的动不得了。”

“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“扔酒啊。”那人对他说道，“手够得到的，就提起来往船外扔，你不能来一下吗，韦斯利？”

那黑人刚挪了挪身子，想去抓住一个麻袋，却又哼了一声，重新躺了下去。

“你痛得那么厉害，韦斯利？”

“哎呀，天哪。”那黑人说。

“一动反倒不是痛得那么厉害了，你就没有这种感觉？”

“我挨了枪了。”那黑人说，“我不能动了。我挨了枪老大还要我去扔酒。”

“不要激动嘛。”

“你再说一句不要激动我可要发疯啦。”

“不要激动嘛。”那人还是口气平静地说。

黑人吼叫一声，手在甲板上一阵乱摸，在舱口围板下摸到了那块磨刀石，便抓了起来。

“我要杀了你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挖出你的心肝。”

“就凭这么块磨刀石你能挖？”那人说，“不要激动嘛，韦斯利。”

黑人脸贴着麻袋哇哇直哭。那人依旧慢慢地提起一麻袋一麻袋的啤酒，往船外扔去。

正在这样把酒往船外扔时，他听见了一阵引擎声，一看，见有一条船绕过了小岛的端头，正沿着航道在向他们驶来。那条船船身是白色的，舱面室漆成了浅黄色，有挡风玻璃。

“有船来了。”他说，“快来干吧，韦斯利。”

“我动不了。”

“从现在起我可要记你的账啦。”那人说，“先前的事就不跟你计较了。”

“你去记吧。”那黑人对他说道，“我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在心上的。”

那人还是用他那只好手提起一袋袋啤酒来往船外扔，如今他干得可快了，干得脸上汗水直流，也根本顾不上去看看顺着航道缓缓而来的那条船。

“翻过身去。”他一伸手抓住黑人头下的那个麻袋，手一甩扔到了船外。黑人撑起身来看了看。

“他们来了。”他说。来船的方向几乎就直对着他们船的船舷。

“是威利船长。”黑人说，“船上还有游客。”

那条白船的船艄有两个穿法兰绒、戴白布帽的人坐在钓鱼椅里，在那里钓鱼，另外有个身穿防风夹克衫、头戴毡帽的老头在那里掌舵，船就在酒船所在的这片红树丛跟前开了过去。

“你好啊，哈利？”船过的时候那老头招呼了一声。那个叫哈利的人举起没坏的胳膊挥了挥作为回答。船开了过去，那两个钓鱼人把目光向酒船投来，还对那老头说了些话。哈利听不见他们讲的是什么。

“他开到口子上要掉过船头开回来的。”哈利对那黑人说。他到船舱里拿来了一条毯子，“我来替你遮起来。”

“是快到你替我裹起来的时候了。可这酒他们不会看不到呀。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“威利可是个好人。”那人说，“他会去告诉镇上的人我们在这儿。那两个钓鱼的家伙碍不了我们的事。他们何必要来管我们的闲事呢？”

他现在真有些惴惴不安了，他就在驾驶座上坐了下来，把右臂紧紧地夹在两条大腿之间。他的膝头在发抖，这一抖，便感觉到上臂的骨头断处擦得嘎嘎有声。他就把两个膝头分开，拉出那条手臂，由它挂在一旁。就在他这样挂下了手臂坐在那儿时，刚才那条船又顺着原航道回来，从他们跟前经过了。坐在钓鱼椅里的两个人在那里说话。他们已经收起了钓竿，其中一个在用望远镜对他们瞧。隔着这样的距离，他听不出他们在说些什么。就是听得见，他又能怎么样呢？

那条叫“南佛罗里达号”的包租游船，是因为礁区外风浪太大，才到沃曼基的航道里来作钓鱼游的。船上的威利·亚当斯船长当时心里在想：原来哈利昨儿晚上过海来了。那阵狂风他肯定碰上了。论船，他那一艘倒是经得起海上风浪的。可你说他的挡风玻璃怎么会打碎了呢？换了我我才不会在昨儿那样的晚上过海呢。我才不会到古巴去贩运私酒呢。酒现在都从马里埃尔运来了！进进出出，自在得很。大概那里是根本不查不禁的吧。“你说什么，老板？”

“那条船是条什么船？”坐在钓鱼椅里的两个人中有一个问。

“那条船？”

“是啊，那条船。”

“哦，那是一条基韦斯特的船。”

“我问你的是，船是谁的？”

“这我也不知道啊，老板。”

“船主是个打鱼人吗？”

“这个嘛，有人说他是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什么行业都干一点儿。”

“你不知道他姓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是叫他哈利吗？”

“我没呀。”

“我明明听见你叫他哈利。”

威利·亚当斯船长对跟他说话的这个人仔细看了一眼。此人高高颧骨，薄薄嘴唇，脸有点儿胖鼓鼓的，灰眼睛，眼眶很深，嘴角带着轻蔑的表情，帆布帽下射出两道目光正瞅着他。威利·亚当斯船长哪里会知道，正是此人，在华盛顿许许多多女人的眼里可是个招人心爱的美男子咧。

“那一定是我乱叫的。”威利船长说。

“你看看吧，那个人身上有伤，博士。”那另一个人说着，把望远镜递给了同伴。

“我不用望远镜就看得出来，”被称为博士的那个人说，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威利船长说。

“哼，会让你知道的，”嘴角带着轻蔑表情的那个人说，“把船头的号码抄下来。”

“我抄下了，博士。”

“我们过去看看。”博士说。

“你这位博士是做医生的？”威利船长问。

“不是做医生的。”那个灰眼睛的人对他说。

“如果你不是个医生，那我就不开过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要是需要我们帮忙，他早就招呼我们了。他要是需要我们帮忙，我们也用不着管他的闲事。我们这里的人都抱定了一个宗旨，就是莫管他人的闲事。”

“好吧。你不管你就甭管好了。那就把我们送到那条船上去吧。”

威利船长还是把船继续顺着航道驶去，那台双缸帕尔默老是不停地噗噗乱响。

“你没听见我的话吗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服从我的命令？”

“你到底算是什么人，这样神气活现？”威利船长问。

“是什么人这没关系。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。”

“你到底算是什么人？”威利船长又问。

“好吧。可以告诉你，我是当今美国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”

“那你又到基韦斯特干什么来了？”

那另一个家伙探出了身子。“他就是×××。”他像煞有介事地说。

“我可从没听说过这么个人。”威利船长说。

“哼，我会让你听说的。”那个叫博士的人说，“我会让你们镇上人人都听说的——旮旯里小小的破镇一个，就是得连根铲掉我也绝不会手软！”

“你真不简单。”威利船长说，“你怎么会这样重要的？”

“他是×××最亲密的朋友、最亲信的顾问。”那另一个家伙说。

“胡扯。”威利船长说，“他要真是这么个人，又到基韦斯特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他是来这儿休养的。”那个秘书说，“他就要出任×××了。”

“别说了，哈里斯。”那个叫博士的人说，“那就请你送我们到那条船上去好不好？”他做出了笑脸说。他的笑脸就是专为这样的场合用的。

“不行。”

“听着，你这个吃打鱼饭的白痴。小心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……”

“好啊。”威利船长说。

“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。”

“这对我来说都一样。”威利船长说，“你还不知道你这是在哪儿呢。”

“那个人是个私酒贩子吧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

“拿住了他说不定还有笔赏金可得呢。”

“我看不一定。”

“他犯了法。”

“他有一家大小，他得养家糊口。我们这儿基韦斯特的人替政府干活，一个星期才挣六块半钱，请问你们吃掉的又是谁的血汗？”

“他身上有伤。这说明有人在追捕他。”

“就不能是他闹着玩儿，自己打了自己一枪？”

“这种挖苦话你给我少说。快到那条船上去是正经，让我们把他连人带船一起扣下。”

“扣下来带到哪儿去？”

“基韦斯特。”

“你是当官的？”

“我不是告诉过你他是谁了吗。”那秘书说。

“好吧。”威利船长说。他使劲推动舵轮把手打了个转，把船一拐弯，驶到航道的极边上，螺旋桨连沉泥都打了上来，飞溅起一大片。

他的船这就带着一片嘎嘎声，紧靠航道边向停泊在红树丛下的那另一条船开去。

“你船上有枪没有？”那个叫博士的人问威利船长。

“没有。”

那两个穿法兰绒的人这时已经站了起来，正盯住了酒般在那里看。

“这比钓鱼要有趣吧，博士？”那秘书说。

“钓鱼没意思。”博士说，“捕到了一条破鱼又能怎么样呢？吃又不能吃。不比这事，那才真叫有意思。能有机会亲身碰到也算我有幸。那人

已经受了伤，逃不掉了。海上风浪大得很。他这号船肯定经不起。”

“你这真叫只身擒贼了。”秘书以艳羡的口气说。

“还是赤手空拳呢。”博士说。

“不像联邦调查局的密探就老是胡来。”秘书说。

“埃德加·胡佛搞的宣传都是言过其实。”博士说，“我觉得我们对他恐怕也已经放任得够了。”说到这里他命令威利船长：“并排靠上去。”

威利船长却脱开了离合器，船就随水漂流了。

“嗨，”威利船长向那条船上喊道，“千万不要抬头啊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博士生气地说。

“你给我闭嘴。”威利船长说，“嗨，”他又向那条船上喊起来，“听着！只管到镇上去，用不着担心。船就不用管了。让他们弄去好了。把货扔掉了，到镇上去。我这船上有个家伙，是华盛顿来的，八成是个眼线。不是密探，只是个眼线。是官府什么机构的一个头头。他自己说是比总统还要重要。他要跟你过不去。他说你是个贩私酒的。他抄下了你船的号码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所以不知道你是谁。要我认我也认不出你……”

船漂了开去。威利船长却只管接着喊：“我不知道遇见你的这个地方是哪儿。要我再来一趟我也认不得路。”

“明白。”酒船上也喊过来一声。

“我还要带这个官府的大人物去钓鱼，不到天黑不回。”威利船长喊道。

“明白。”

“他爱钓鱼。”威利船长只顾嚷嚷，把嗓子都快喊破了。

“可这个王八蛋倒说钓到了鱼不能吃。”

“多谢大哥。”传来了哈利的声音。

“那个家伙是你的兄弟？”博士问道。他虽然脸涨得通红，爱打听的脾气却依然不改。

“不是，”威利船长说，“船上人隔船相喊通常都叫大哥的。”

“我们到基韦斯特去吧。”博士说，不过听他的口气已经信心不足了。

“不行啊。”威利船长说，“两位包我的船说好是包一天的。我拿你们

多少钱就得干多少事。你尽管骂我白痴，可我这船还是要给你包足一天。”

“这家伙是个老头了，”博士对他的秘书说，“我们要不要跟他来硬的？”

“我劝你别来这一套，”威利船长说，“小心我拿这个给你劈头一家伙。”
他冲他们亮了亮打鲨鱼用的一节铁管。

“两位干吗不把钓线放出去，乐得玩他个痛快呢？你先生可不是来寻烦恼的。你是来休养的。你说起鱼不能吃，可你在这种水面不宽的地方哪里钓得到起鱼呢。能钓到一条石斑鱼已经算是走运了。”

“你看怎么办？”博士问。

“还是由他去吧。”秘书的眼睛对着铁管直瞅。

“你的话还有一点说得不对。”威利船长又继续往下说。

“其实起鱼的味道就跟马鲛鱼一样好吃。往年我们都卖给里奥斯公司销到哈瓦那去，卖价跟马鲛鱼一样，一磅可以卖到一毛。”

“哎，你就少啰唆吧。”博士说。

“我还以为你既是官府的人，对这些事情总该会感到关心吧。这些个吃的东西，涨价跌价可不是跟你们还有些牵连什么的？不是吗？你们就专搞抬高价格什么的。把粮价抬高，把肉价压低。鱼价嘛，倒向来是一个劲儿往下跌的。”

“你少啰唆。”博士说。

酒船上，哈利把最后一袋酒扔下了水。

“把鱼刀拿来。”他对那黑人说。

“鱼刀没有啦。”

哈利一按自动起动器，把引擎发动了起来。他找到了轻便斧，用左手拿着，一斧头砍下去，把锚缆斩断了。他心想：沉水里去就沉水里去吧，回头来捞酒的时候，抓钩会抓得到的。我把船开到加里森湾去，他们要弄走就让他们弄走吧。我得去找个医生。我可不愿意连胳膊带船一起丢。这一船酒的所值也抵得上船本身了。酒其实并没有打碎很多。碎了几起，就酒瓶冲天了。

他推上了左侧的离合器，船离开了红树丛，随着潮水转过头来。引擎运转得很平稳。威利船长的船如今正朝着格兰德河口的方向驶去，已经驶